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白玉樓

楊蘭士，太倉人。少聰穎，讀書目數行下，咸以神童目之。及長，出應小試，無不冠其儕偶。□一歲已入邑庠。督學使者甚賞其文，曰：「此楊家千里駒也。」旋以拔萃貢成均，秋闈幾掄元，以謄錄誤寫一字，抑置第二。此時自謂取金紫如拾芥，金馬玉堂，非異人任也。顧五上春官，竟不得第，京華，頗無聊賴，策蹇獨游西山，緩轡徐行，惟意所適。經叢木蒼鬱處，爽翠撲人眉宇，遙見觀閣參差，縹緲雲外，鐘磬冷然，音達下方。生繫蹇於樹，竟入寺門。仰視其榜，曰「香山寺」。殿五重，崇廣恢宏，高下殊致，登軒一覽，山色盡收入目中。其扁題曰「來青」，為一寺最勝處。庭多長松，謾謾風來，塵襟盡滌。寺僧出延生坐，供茗，清芬觸鼻，味之甘冽異常，生異焉。有頃，命香積廚供齋素，筍脯蔬羹之外，有酒一壺，寺僧親自捧出，若甚珍異。生細觀之，壺以翠玉琢成，而以琥珀杯配焉，注酒杯中，與杯一色。寺僧謂生曰：「山中別無所有，惟一茗一酒稱佳品，此尤臻最上乘禪。」生嘗之，酒味微似津門之玫瑰露，香韻中略參藥氣，盡三爵，醺然有醉意。生曰：「酒力誠不淺哉！」寺僧曰：「此酒少飲則醉，多飲反醒。居士如不信，即請試之，□二杯之後，骨節通靈，異常酣適。」如其言，果然。因詢釀法。寺僧曰：「秬即山中所產，水則取之葛稚川丹井，故其色紅。釀成，名曰赤霞仙膏，藏窖中□年，始可飲。久飲益壽延齡，不減上池功德水也。」生又詢茗有何異。寺僧曰：「茗彩自香爐峰後，為人跡所不到。每歲先遣矯健者從樹際懸下垂，覓童子猱升而上，芽茁即摘，不待其舒也。所烹之水，為金章宗夢感泉，澄澈作碧色。或曰下有碧玉，殆或然也。居士來游，當在杏花爛熳時，小白長紅，□里一色，遊人鼻無他馥，如入眾香國中，得未曾有。」生聞之，不禁為之神往，曰：「近來日在□丈軟紅塵裡，烏知神仙福地，在此咫尺哉？」爰笑謂寺僧曰：「天壤間靈境，多被汝等占盡，盍與我平分？」被求宿。寺僧因掃軒左一室，為生眠憩所。群木蔽虧其前，流泉瀦繞其後，一枕初甜，萬念俱息。

夜半，忽聞有以馬策過門者，其聲甚厲。生起，隔牖聽之。中一人曰：「初不知楊蘭士下榻此間，反至城中遍覓，殊令人奔波幾殆。」口操北音，初不相識。姑啟門肅入，見其人作衙署中裝束。既問生姓名，即長跪請安曰：「奉主人命，迎君至蓬閣第一天，因白玉樓新落成，求君作序也。乘輿已在門外，請即發。」生不能辭，易衣遽行。甫登車，其行如駛，激電追風，如躡空際，俯視下界，杳黑菲辨，星斗光芒，閃爍左右，近若可捫。須臾，已至。宮闈窺煥，氣象似王者居。閩人傳呼「客臨」，即有迓者二人出，邀生入殿旁小室中坐，霧閣雲窗，精絕罕比。旋具湯沐，易新衣，冰綃雲，非人間所有也。

俄聞殿上樂作，主人出矣。命生以賓禮見。生入，降階相迎，分東西坐，左右奔走趨承者，皆美女子也，捧茗侍生側一鬟，姿容尤豔。生整襟危坐，不敢作劉楨之平視。主人儀觀甚偉，髯鬚疏秀，廣額豐頤，目光如炬。詢生詩學源流。生應答如響，剖析疑義，毫無滯機。主人肅然起敬曰：「此真博學才人也。許飛瓊所薦為不虛矣。」爰命諸美人導生觀覽各處，然後至綠天深處小宴。殿後左右迴廊，長可數百丈。四時各有一所，以備游憩；春日沁香，夏日環碧，秋日儼素，冬日自怡。時方長夏，正苦炎熱，生入其中，暑氣全消，可著單。水晶盤中，雪藕冰桃，浮瓜沈李，涼堪震齒，沁入心脾。庭中激水高逾數丈，濺雪跳珠，風生習習。庭東巨冰如山，偶過其旁，幾於不寒而慄。生請於前導美人曰：「請假此室以銷夏，何如？」美人不答，他顧而笑。庭之南有荷沼，廣數□畝，翠葉紅花，清芬遠徹，駕以石橋，橋上悉以諸藥花，支蔓糾結天然成幔。過橋，曲折登一室，曰翦淞閣，最上一層，多藏書籍，縹帙牙籤，陸離炫目。生視其中亦有近今人著述，而天南遁叟所撰諸書亦在焉，奇而詢諸導者。曰：「辛巳冬間，香海印局失火，主人立遣丁甲前往攝取，特為裝潢，分貽仙侶。上界頗重視其書，彼世間齷齪子雙瞳如豆，烏足以知之哉？」生聞言，為之歛■不已，曰：「然則今日白玉樓成，欲征序文，何不即乞遁叟為之，奚必遠邀余至哉？」導者笑曰：「遁叟沒後不至此間，當往忉利第三重天，茲聞主者特為築夢華閣以處之，大抵高閣落成之時，即遁叟生天之日也，其期亦不遠矣。君固此一重天文士墮落塵寰，故來此耳。何得漫謔遁叟思作捉刀哉？」

正言間，已抵白玉樓。遠望之，巍峨如積雪，高峙天半，棟樑牆壁，窗牖闌檻，無非白玉築成，刻琢雕鏤之功，非神工鬼斧不能辦也。生曰：「古稱瑤台璇室，玉宇瓊樓，安能及此？恐非竭一日之長，弗克成此巨制。請給筆札，獨處一室，勿限以時，然後繕寫呈上。」忽有二雛鬟至，促生赴宴曰：「主人待君久矣。」既達綠天深處，則所植皆梧桐榆柳，佐以翠竹千竿，綠蕉萬本，點綴其間，入坐室中，黛影森沈，衣袂皆碧。主人遽起相迓。杯既設，肴核盡陳，麟脯鳳髓，奇味莫名。主人曰：「僕藏有瓊液，乃千年白玉所化，第非酒量佳者不能飲，恐致沈醉也。」乃以碧筒杯連沃數觥，生已玉山頹矣。西舍固有藤榻，帳簾俱備，扶生入眠。逮醒，啟眸四顧，仍在來青軒左斗室中。生連呼咄咄怪事，曰：「豈此一夢已至天上一回乎？若使趾離有准，則長吉玉樓之召，當不久矣。」因是絕志進取。明春，適值南宮射策之期，生亦弗往。友朋有勸駕者，時向之述其異。

一夕，忽夢有鬼使至，出牌示生曰：「奉森羅天子命，特召君行。」生隨之往。見一官服本朝衣冠，據案判事。鬼使匍匐上稟，微睨生曰：「汝來亦甚佳。」命吏檢生祿籍，則四民籍中俱無生；搜之良久，弗得。吏窘甚，因請曰：「觀此生骨格清奇，丰神秀拔，或當在仙籍中。」上座者頷之。甫檢地仙籍，生名然居首，注生當以布衣終，若讀書應試，惟一青其衿，如以非分得明經孝廉者，則減其壽。科名世俗以為榮，自天上視之，更墮入一重障礙，適足以為辱耳，故減其壽數，使之速離塵世，早列仙班，不至於沈溺也。下注某年月日生卒於某所。吏以示生。生閱之，毛髮為戴，蓋屈指距卒時僅二□五日也。吏揮生急返，上座者遽起送生，及階而止。旁有牛頭吏探首戴生頂，生驚而覺。翌日即於宣武門外酒樓大設祖帳，辭別京華請友，立乘輪舶南歸。